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五至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薛振基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五

唐　瞿曇悉達　撰

太白占一

太白名主一

石氏曰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營星一曰明星一曰觀星一曰大衣一曰大威一曰太皡一曰終星一曰大相一曰大囂一曰爽星一

曰太皓一曰序星上公之神出東方為明星　荆州占曰出東方為啟明　郭璞曰太白晨見東方為啟明

爾雅曰明星謂之啟明　詩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鄭玄曰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　荆州占曰太白出東北為觀星出東方若東南為明星出西方為太白也

吳龔天官星占曰太一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大將之象一名天相一名大臣一名太皓　石氏曰太白主秋主西維主金主兵於日主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

白之失行是失秋政者也以其舍命國　甘氏曰太白主大將主秦鄭　巫咸曰太白主兵革誅伐正刑法　五行傳曰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為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為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為變動為兵為殺　班固天文志曰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　石氏曰太白司兵喪奸凶不時禁不祥或出東方或出西方　荆州占曰太白出東方色黃而明旱黃而不明此常色也　太白出西方其高而色正白旱若色

青白此其正色也即變其常以五色占

太白行度二

洪範傳曰太白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遊一歲而周天案歷法太白一終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一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百六十七終也千二百二十九奇凡星行過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星平行日行一度一周天也

石氏曰太白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柔上又高三舍命曰大囂剛其出東方也行星九舍

為百二十三日而反反又百二十日行星九舍入又伏行百二十三日行星十二舍昏出西方也高三舍命曰太白柔上又三舍命曰大囂剛其出西方也行星九舍為百二十三日而反反又百二十日行星九舍而入入又伏行星二舍為日十五日晨東方出營室入角出角入畢出畢入箕出箕入柳出柳入營室其出西方也出營室入角盡如出東方之數　甘氏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亢氐出東方為日八歲

二百二十二日而復與營室晨出於東方太白之居左也其恒二百三十日其遲也二百四十日其居右也順行二百四十日其速二百三十日從左過右也其又百三十日其速九十日而見從右過左也其又三十日其速十日而見從右適左其又三十日其速十日而見

荆州占曰太白凡見東方二百三十日而伏不見四十六日名少罰太白與歳星為雄雌出於東方西方高三舍為太白柔又高三舍為太白剛用兵象也剛則入地

深吉淺凶柔則入地淺吉深凶　石氏曰太白出百二十日乃極乃極退也未滿此日便至極疾也東方以辰巳為極西方以申未為極　太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入必以風太白當期而出其國昌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如度天下昌　石氏曰太白出則出兵入則入兵戰則有勝用兵象太白吉反之凶　荆州占曰太白已入而未出先起兵者國破亡禍及一世　石氏曰太白兵象也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　太

白行疾前用兵者善行遲後用兵者善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所居易其鄉凶　太白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出卑淺吉深凶　荆州占曰太白之出西方也在酉南則為楚在酉北則為秦齊燕　石氏曰太白出西方出酉秦勝楚出申楚勝秦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西方其國伐宋勝韓韓勝趙趙勝魏　石氏曰太白伏外有軍則罷將起兵則止國勿攻戰　太白進退主候兵　荆州占曰太白所抵之國凶　石氏曰太白不見不宜出軍若

有客來挑軍可應先動破軍殺將必有積尸　太白出所直之辰從其色而角勝其色害者敗　太白所直之辰其直之者國為得位得位者戰勝　太白出東方也為德舉事左之近之吉右之背之凶　太白出西方也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左之近之凶　太白入東方未出西方其六十五日為陽其六十五日為陰以此時出兵雖勝有殃得地必復歸之陽為中國陰為負海國

巫咸曰太白受制則脩城郭繕藩垣審羣禁節兵甲敬

百官誅不法　太白入西方未出東方其十五日為陽其十五日為陰名曰行天命以此時出兵其國亡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常出申酉之間失行而北走是謂反坐有破軍有屠城在北方　天官書曰太白出卯南南方勝北方出卯北北方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勝出酉北北方勝南方出酉南南方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

荆州占曰太白遠日為兵深其將強近日為兵淺其將弱　太白伏也出兵有殃　魏武帝兵法曰太白已出

高賊深入人境可擊必勝去勿追雖見其利必有後害

荆州占曰太白以仲冬出東方若西方以伐利　太白始出東南維在日月之陽陽國之將傷在其陰利始出東北維在日月之陰陰國凶在陽吉　出西南維在日月之陽陽國凶在其陰吉　出西北維在日月之陰陰國之將傷在其陽利　又曰出日北維匈奴有兵相攻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上行不至未而反陰國強陽國敗戰不勝　太白出見西方上至未將横行大強

倫四方　又曰出西方上至未有霸一曰陰國霸　太白出西方上不得過申至之地大臣有憂一曰將奪君位南至未丁之地大將有憂羣臣獄人主治獄　太白始出東方西方之國不可以舉兵　始出西方東方之國不可以舉兵破軍殺將其國大破敗　辰星不出太白獨出東方有德令獨出西方正在酉西方兵起不戰獨出戌亥兵起不戰　太白入東方未出西方西方北方以舉兵身死國亡　太白入西方未出東方東方南

方以舉兵雖勝得地復歸之主不血食殃及三世將死

凡出軍在外必視太白太白西與之西東與之東短與之短長與之長陰與之陰陽與之陽翕與之翕張與之張善馴其道以戰大勝當前戰者軍破將死　太白在陽陽國利其以陽時出於陽重利在行不失中國勝

太白在陰陰國利其以陰時出於陰重利

太白王相休囚死三

荆州占曰太白之相也從季夏至夏盡及四季王時其

色黃白精明無芒　太白之王也從立秋至秋之盡其色比狼星而光明仲秋之時有芒角　太白之休也從立冬以至冬之盡其色不精明而無光　太白之囚也從立春以至春之盡其色青黃而無光明　太白之死也從立夏以至夏之盡其色赤黑細小而不明　甘氏曰當其相也而有王色主弱將強有休色將不兵有囚色將誅不成有死色將誅傷所留之舍其國兵其進舍也是趣兵其退舍也兵出不成　當其王也而有相色

主弱將權勢縱橫天下有謀專行君事有囚色所囚者有罷徙之令有死色大將死不葬所留之舍其國兵起其進舍也其下之國兵歸之其退舍也兵弱不用　當其休也而有王色野多賊兵有相色野多兵入人民亂未央有囚色攻牢墓囚人勢横有死色從軍死不葬其所守之舍有逐將死王其進舍也武吏縱横文吏為虎狼天下大赦　當其囚也而有王色大將反成有相色下犯其上有休色野多暴兵盜賊並起有死色妖言多

不祥所留之舍不可舉事用兵其進舍也歲多雹霜萬物不成其退舍也秋冬無霜雪　當其死也而有王色流水湯湯有相色野火煌煌有休色金幣不行有囚色國多虎狼其留守也野獸食人其進舍也白刃鏘鏘其退舍也兵不成行

太白光色芒角四

荆州占曰秋三月太白出西方色當白而不白逆行必有金石之妖且見隕星墜為石石之所下冦至其野凶山

崩地裂出水無火而金自燔天雨血髙臺自壓見此二者國有大喪及爲祠𦩍收西海之神命及爲役命兵令勤事試車馬警邊境脩邊地　甘氏曰候太白以秋庚辛此王氣色當如其常色變則失所也　石氏曰太白赤比心黄比參右肩蒼比參左肩黑比天豕之右目

荆州占曰太白赤比心白比狼星織女星黄比左角

班固天文志曰黄比參左肩青比參右肩黑比右角

天官書曰黑奎大星也此太白之常色也一書云青

比左角也　石氏曰太白色猛赤次白而蒼若悴而不光是謂失色雖得地位擊之必克其大而圓黄而澤可以為好事其圓大怒而赤天下兵降而不戰　太白色白圓明潤吉黄圓和黑圓憂青圓小憂　荆州占曰太白青圓為水　巫咸曰太白赤東西南北行非常色此有謀國兵起　太白失色國失兵將亡　太白光明見影歲熟戰勝　海中占曰太白光明見影戰當太白者將軍增爵主增壽　郗萌曰太白當效而出色黄為土

中央利有土功事有軍一曰有德令其國利　太白光如張盖所在之國有立王揚光見影歲大熟　太白色圓而悴期不出六十日有大喪　太白色黄黑軍在外者罷有謀者以雨厭之　荆州占曰太白始出色黄其國吉赤有兵而不傷其國色白歲熟色黑有水　太白始生未可擊色隆未可擊色衰未可擊色死急擊勿置不急擊客將為主人　太白其状炎然而上則有兵大起下則有天狗所下其野流血出無時則易其政　太

白色正蒼有兵青有憂　太白色蒼黑期六十日有水若喪黑多為水蒼黑等水兵並起　太白蒼白而静天下厭兵　太白色蒼白期不出六十日中有喪若憂太白始出色白其國歲熟又曰秦利　太白色黑芒澤有子孫喜立王　太白色赤白而潤有喜　太白始出色黄其國吉黄白和同色赤來年有兵戰勝又曰楚利又曰始出色赤而淳得地　巫咸曰太白色黑秋水尚可春破師　海中占曰太白色赤淳得食白淳有喜蒼

憂蒼黒為死　荆州占曰太白色白而無角將不勝

巫咸曰太白色黄有角其國疫又色白旱　荆州占曰

太白色黒燕利　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為月

食晩為彗星及天矢將發於無道之國　郗萌曰太白

常形行則垂芒上鋭下大色如常止　荆州曰太白蒼

芒有喪憂　甘氏曰太白獨行赤則武也可以戰白而

芒則文也不可以戰若行疾者武也不行者文也　海

中占曰太白十二芒鉤不可以戰　京氏曰尚書徵則

太白垂芒　荆州曰太白見一芒兵起不用見二芒戰攻見三芒天下皆兵起見四芒諸侯死境見五芒天下更制王國一曰立邦　太白十芒皆鈎不戰而受地

太白所在之鄉視芒而日增長如行過維此大人之氣也不可不備　石氏曰太白青角有木事黒角有水事白角有喪赤角有戰　石氏曰太白赤角用兵敢戰吉不敢戰凶順角所指擊之吉逆之凶　荆州占曰太白大王光有角將暴虐為民賊所往者民苦之所去者民

不治　巫咸曰太白赤而有角將勝赤而無角將不勝

荆州占曰太白四角者赦　海中占曰太白有五角立將帥六角有取國地七角伐王　荆州曰太白過宿有角長取地長角短取地短　太白過宿有角外指其國得地内指其國失地期一年　太白居實有德居虛無德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有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於辰之南鄭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黄而赤大

而角勝蒼小敗出於辰卯間宋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
色黄而赤大而角勝黑小敗出於寅卯間衛得位行不
失勝行失敗色黄大而角勝蒼小敗出於寅之北趙得
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黄而華大而角勝蒼小敗出于
午未間吳越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蒼廉赤大而角
勝黄小不勝廉亦敗出於申之南楚得位行不失勝行
失敗色赤大而角勝赤小敗出於申酉間漢得位行不
失勝行失敗色大而角勝赤小敗出於酉戌間齊得位

行不失勝行失敗色蒼大而角勝白小敗出於戌之北

燕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黒大而角勝黄小敗　班

固天文志曰太白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得位者戰勝

所有之辰順其色白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黄而赤蒼小敗宋色黄而赤黒小敗楚色赤黒小敗燕色黒黄小敗皆大角勝

色赤也將者勝其白無角不勝其剛也破軍殺將其柔

荆州占曰太白之

也勝不殺將太白赤而角者武也戰不戰凶　太白之

色赤澤而有角命曰大旗旗長取地長旗短取地短

文曜鉤曰太白青角棺槨貴　荆州占曰太白黄而角有土功色白而角文不可以戰一曰哭泣之聲色黒而角大水有兵在外戰吉不戰凶　元命包曰太白高下進退應兵名舒疾左右角曜兵官驚愼武將斥武臣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六

唐　瞿曇悉達　撰

太白占二

太白盈縮失行一

石氏曰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曰盈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曰縮侯王憂用兵退吉進凶遲吉疾凶日方

南謂夏至後也日方北謂冬至後也元命包曰太白羸則將相謀太白縮則后族患圜而不行我侍為君荆州占曰太白出於巳殺大將出於未陽國傷春秋緯文耀鉤曰太白躍沉浮主代提天下更紀世有名師宋均曰主德不一則攝提代移更紀授有令名能為天下師表者也荆州占曰太白見東方上至巳皆更政出西方順行過巳不及午有霸國及午陰國令天下漢班固天文志曰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乃入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晉灼注曰幾中近踰未地也郗萌曰太白出

戌入未是謂犯地行刑絶天維國大小暴兵將多傷

荆州占曰太白行小失道其將為奸行大失道其將為大奸其國將坐之逆行尤甚　石氏曰其國失殺秋政則太白失行　巫咸曰太白出西方失道有過八月不盡九月至一日期三月　又占曰太白失行而南是謂金入火有兵兵罷不出三年國有男喪若有兵魏武帝兵法曰不有破軍必有屠城北國當之　荆州占曰太白失行而北金入水災大兵起案宋書天文志曰晉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反

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馬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也

荊州占曰太白出至其國之日而獨不見其兵弱若有此可擊必能得其將　荊州占曰太白出東方失行而北中國敗失行而南倍海國敗　石氏曰太白出西方失行倍海之國敗天文志曰夷狄敗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　荊州占曰太白有不見三日有亡國敗師　又占曰太白一南一北九侯皆伏　又占曰太白一東一西害於侯王謂有兗侯王也　又占曰太白在東方以

始出為位在月南為得行在月北為失行不有破軍必有屠城與月相過失行月不盡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而兵起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如下北兵將當有戮者　郗萌曰太白出東方若西方過營室強國君有興者不及營室而反還入強國有敗者　海中占曰主好聽讒廢直大臣女子為政刑法誅殺不以道理則太白逆行天鳴地圻歲多暴風大水㾓

民負子而逃孕多死麥豆不收　劉向洪範曰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是謂不艾厥極憂時生蠥則太白變色逆行　郗萌曰太白逆行變色簡宗廟廢禱祀去祭祀逆天行　荆州占曰太白逆行失常有兵草又占曰王者失於秋政則太白逆行變色揚芒與他星舍鬭環繞犯乘變為妖星彗掃其害庭國破主死天下皆兵王者修德赦罪存孤恤寡薄賦省徭可得無咎

荆州占曰太白始出逆行不可以逆戰大凶敗亡　荆

州占曰太白出東方逆行不至巳而返陽國強陰國敗戰不勝一曰陽國有興者　荆州占曰太白東方逆行過巳不至午有霸國及午陽國令天下一曰陽國霸石氏曰太白出西方逆行至四正西方之國吉出東方逆行至四正東方之國吉　文曜鈎曰太白當出不出陰匿留主沉湎大臣有謀　石氏曰太白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亡國　《黄帝天官書》曰必有國君之墓又宋書天文志曰晉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是時羊祜表請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

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皓面縛請死吳國遂亡應之　荆州占曰太白未當入而入天下聚糧　石氏曰太白當出而不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偃兵兵在外而入　荆州曰有軍則罷　文曜鉤曰太白不當出而出主躁臣熾軍破主死兵馬滋　荆州占曰太白當出而出外有急兵出南方南方急出北方北方急　石氏曰太白出東方為東方入為北方出西方為西方入為南方又曰所居久其國利　荆州占曰居宿如度其鄉利易其鄉凶　蘇林注漢書天文志曰疾過也一說易鄉

而出入晉灼曰上言易而出易言疾過是　甘氏曰太白政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凶　又占曰太白未及其時而出不及其時而入天下舉兵所當國亡以時出而不出時未入而入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　巫咸曰太白可出不出國且有謀可入不入國有置兵當入不入過二十日天下有兵事　又占曰太白可入不入國且置侯未可入而入野有冦　又占曰太白出西方黃昏而出陰國之兵強　天官書曰太白暮食而出小弱夜半而

出中弱雞鳴而出大弱是陰陷於陽　巫咸曰太白在東方平旦而出東方南方以舉兵天下不能當平明而出東方陽國之兵强雞鳴而出其國大弱黄昏而出中弱是謂陽陷於陰　石氏曰太白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　巫咸曰太白未當出東方而出東方色黄白名曰重華吏民讙譁事擾不治民不得耕織或騷動不得食使之無然聽訟得其理則止非重華色而重華人民作為不祥　巫咸曰太白未可下而

下東方色黄而不明名曰少歲少歲亂行人民驚惶於野若牧牛羊使之不然斷執死罪以下釋之如此則止非少歲色而少歲其歲飢百鬼不享　巫咸曰太白未可出西方而出西方色白者名曰太白有聚卒使之不然止工作無聚衆縱市三旬以當有卒聚如此則止非太白色而太白有兵　巫咸曰太白未可出而出國且有謀過二十日天下有兵事　巫咸曰太白未可下而下西方色青白名曰白肖白肖亂行且有甲兵搶攘民

惶惶徭役以行百神不享使之無然死人於市者勿葬吏民三月帶劒佩刀操兵以當有兵如此則止非白肖色而白肖有喪　海中占曰太白出不上不下留桑榆門晉灼曰行遲而下也病其下國巫咸曰兵其下國　班固天文志曰太白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晉灼曰參天者三分天過其一此戌酉之間也病其對國　荆州占曰太白出王嬴百六十日而上過參天主尊令行民治無盜賊少徭賦　荆州占曰太白出上百六十日不能參天主畢令不行民亂多盜賊倍徭

賦　又占曰太白未滿日參天其國亡　又占曰太白以其時出陽四十日不動先起兵者不利　甘氏曰邦將亂謀太白往守之　荆州占曰太白夕出西方其旦昏當午道無行人其下之國兵起不利期六月　荆州占曰太白夕出西方其昏正月而還有失地之君期九十日　石氏曰太白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懦而伏其下之國有軍其衆敗其將死　石氏曰太白入三日而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

其師有糧遺人食有兵革遺人用之士卒雖衆將軍為人所虜班固天文志云其下之國憂師師雖衆敵人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師　文曜鈎曰太白已入三日復出師憂將慮主大遇宋均曰大遇如衛卜追敵師有夫出征而喪其雄遇獲敵將也遇或為愚　荆州占曰太白已出三日而復入天文志曰入三日而復出天文志曰復微也　入三日而復出天文志曰復盛也　是謂逆伏其下之國有敗軍死將不出其年今日入明日出其君死之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三日而反入其將軍虜　石氏曰太白入七日復出相死入十日復出將軍戰死入

又復出人君死　荆州占曰太白不滿其日數入入而復出入一日十日而兵死入五日五十日而兵死入十日百日而兵死當其日以命其國　荆州占曰太白巳出高二三丈乍入乍見如此三日四日不過五日必有大戰　兵勢要秘術曰太白出三日而復入入三日乃出其國有軍軍敗所謂出國若是巳國戒勿動有挑戰勿應之雖戒勿動容嚴可也軍出乃為動耳　文曜鈎曰陰卑俯軍相圖先戰敗將見誅又曰上復下下復上

將反天下駭擾　荆州占曰太白不出一年強國之君當之不出二年強國之君死之

太白經天晝見三

石氏曰凡太白不經天若經天天下革政民更主是謂亂紀人民流亡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上午上為經天也　石氏曰太白經天見午上秦國王天下大亂　荆州占曰太白晝見於午名曰經天是謂亂紀天下亂改政易王人民流亡棄其子去

其鄉里（案宋書天文志曰宋後廢帝元徽五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午上光明異常宋順帝昇明元年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晝見經天占曰史姓後一年齊受禪之驗）荆州占曰太白夕見過午亦曰經天有連頭斬死人陰國兵強王天下女主用事陽國不利　春秋元命包曰殺失則攻戰刑故太白逆經天屠君父外夷征　京房對災異曰人君薄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經天則變不救則四邊大動蠻貊侵也　春秋文曜鉤曰太白經天主失樞

春秋緯曰彗守角太白經天金精之國虛謀殺作兵

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臣逆則太白經天陽弱君宗弱不堪為主也　雒書雒罪級孝經鉤命訣曰天子失兵則太白經天　雒書雒罪級曰太白經天不日桀侯代政　巫咸曰太白晝見而經天爭明而兵起天下驚強國弱女主有名　天官書曰太白晝見經天強國弱弱國強女主昌也　巫咸曰太白當戶期百八十日蚩尤出兵且起大將在野　巫咸曰太白上中天下有一主之命　又占曰太白不當中而中孟月見之侯王當之仲月見之大將軍當之季月

見之小民當之　又占曰太白不當過中是謂絶綱四國兵起　春秋緯運斗樞曰太白赤芒世有過爲大臣三公所乘則太白經天有此類則亡引也　荆州占曰太白經天海内悲泣九州揺動奮兵負糧　春秋緯考異郵曰陪臣行毒諸謁向尊則太白經天主命凶　荆州占曰太白再經天一入中宫天下更王國破主絶期不出三年　案班固天文志曰秦二世即位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跆籍秦遂以亡蘇林曰跆音臺登蹦也或作蹈

荆州占曰太白晨出東方過食時而明

有兵期四十日若至日中而明兵起將行期三月　荆州占曰太白晨出東方而中乃明亡地之君在東方若東北方期六十日　又占曰太白見東方上至午將奪君又曰陽國王當位者受之　又占曰太白見東方至丙巳之間小將死過午有起霸者　荆州占曰太白出高至巳午之間士卒勞有不利軍者難以得功也　又占曰太白出西方上至未陰國有霸者若過未及午陰國王令天下一曰至午者陰國王者當其位者受之

陳卓曰太白從西方若東方上至午皆為有兵　荆州占曰太白上至午未間天下易王陽國兵強當其位者受之　又占曰太白始出辰巳間為荆楚正巳殺大將出午天下有亡國出午未間天下亡王者昌　荆州占曰太白晝見與日爭光是謂經天大亂十年人民流亡去其鄉女主昌執政近日國必有喪日中而見事必然

司馬彪天文志曰太白晝見經天為兵喪在大人　案檀道鸞晉陽秋曰孝武太元三年九月太白晝見在角五年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

經天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正月內左將軍康樂公謝玄薨十四年妖賊鄧黎稱號於皇丘劉牢之滅之

甘氏曰太白晝見天子有喪天下更王大亂是謂經天有亡國百姓皆流亡

案司馬彪天文志曰孝安永初元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延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孝順永和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其六年大將軍梁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漢廷中孝順漢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七月甲申太白晝見明年順帝崩孝冲即位明年正月又崩孝質洞紀曰桓帝元嘉元年二月太白晝見永興元年二月太白晝見其年夏月河水溢漂殺人百姓飢窮流移道路數十萬戶宋書天文志曰魏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月乙卯太白又晝見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拒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吳圍江夏寇襄陽魏江

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將軍司馬懿救襄陽斬吳將張霸晉惠永康元年三月太白晝見占曰為不臣晉孝武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中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也

荆州占曰太白晝見名曰昭明强國弱弱國霸兵大起期不出年案宋書天文志曰晉孝武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是月桓沖征沔漢楊亮伐蜀並拔城略地八月苻堅自將兵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堅於肥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堅為其將姚萇所殺十一年二月戊申太白又晝見在東井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呂光竊據凉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又在斗自是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

容永並阻兵爭強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攻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太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治道陵遲也

巫咸曰太白晝見是謂陰明來年強國有喪 宋孝武太元二十年七月太白晝見在太微二十一年三月太白連晝見在羽林二十一年七月武帝崩

司馬彪天文志曰太白晝見為強臣爭 宋書天文志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見占曰尾為燕燕臣強有兵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在丙晝見積二百八十餘日是時公孫淵自立為燕王署置百官發兵距司馬懿討滅之韋昭洞記曰漢安帝永初二年正月太白晝見漢陵河陽失殺三千五百七十人五月旱三年京師人相食司馬彪天文志曰孝順永和三年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乙卯太白

晝見閏月乙卯太白晝見太白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此時將軍梁商父子秉埶故太白常晝見

太白變異大小傍有小星四

巫咸曰太白下為壯公止於山林 案風俗通云東方朔者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列仙傳及漢武故事並云朔是歲星精應劭云是太白精

荆州占曰太白赤圓大而光期不出九十日大兵起 石氏曰太白圓大怒而赤天下有兵盛而不戰 巫咸曰太白出而大兵革將興旌

旗相望兩敵相當大將行　甘氏曰太白獨行赤則十五日戰從芒之所指而擊者勝　荆州占曰太白大而芒角色青白若芙蓉置竿有影歲大熟主壽將益禄以戰勝守固　荆州占曰太白當效而出色白西方利　荆州占曰太白當效而出色黒北方利　又占曰太白當效而出色赤為兵不足傷南方利　荆州占曰太白色白又曰白甚春有喪　又占曰太白始出赤而大其年有兵　又占曰太白色赤有憂又曰其色赤國失兵

將死　甘氏曰太白始出大而後小其國兵弱始出小而後大其國兵強　荆州占曰太白出小而後大大兵起東方為陽國西方為陰國又曰始出微細不明後大而光者戰兵初弱後勝　荆州占曰太白始出大而後小出東方為陽國出西方為陰國又曰始出大而生光後小不明戰兵初勝後亡　巫咸曰太白出小有城其將不能守有兵而不戰　又占曰太白微小不明天下盜賊多不明亮者所居之國尤甚　荆州占曰大白小

色黒角短歳熟一曰飢旱主兕將軍辱戰不勝　石氏曰太白小以角動兵起　郗萌曰太白小以角動不出三年中央兵起　巫咸曰太白出西方小而圓荆州占曰或小而高敢戰吉不敢戰凶西方北方以舉兵天下不能當黄昏出陰國之兵強　巫咸曰太白傍有小星數寸若尺期八日邊城有功　荆州占曰太白色赤小以動天下出兵大將失地以歸之兵起　巫咸曰太白夕出西方以八月四日候之傍有小星附之若去之尺餘至二尺

客軍大敗有死將軍在外傍有小星去之尺軍罷

太白流動與列星鬬五

郗萌曰太白流國有兵將死　石氏曰太白動揺進退左右用兵吉静凶太白圍以静用兵静吉躁凶　荆州占曰太白大而角揺居不安東西南北乍上乍下如欲驚者其年有喪大小必至　郗萌曰太白與宿星鬬不出一年有失國之君將失位　荆州曰太白與列星鬬兵弱為客者利

太白穰氣暈彗六

黃帝占曰太白生為氣而白穰明日大風發屋折木道上無厭不出五日粟大貴五倍不出年中有兵歲多大霧傷五穀婦人多災傷其子者不過十月而止　黃帝占曰太白生穰氣長三丈若六丈大風雨兵起所指處天下民主俱驚丈或作尺　孝經右祕曰太白垂冠天下亂臣下叛　甘氏曰太白之為雲如林如杖如杵皆兵喪俱起期二月　巫咸曰太白白暈天下赦有喪有喜不

出二十日且失國失兵　郗萌曰太白出彗西南維中國民受兵亡地不出二年　石氏曰太白出篲西北維胡狄受兵不出一年亡地　石氏曰太白出篲西南維候中國民為多受兵亡地不過一年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六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七

唐　瞿曇悉達　撰

太白占三

太白犯東方七宿

太白犯角宿一

黄帝占曰太白犯左角大戰不勝將軍死　海中占曰太白犯右角將軍有憂若兵起一曰有旱災　石氏曰

太白入左角天子憂諸侯用事　太白逆行左角間有刺客天子明慎之　黄帝占曰太白乘左角羣臣有謀不成其以家坐罪　梁宋書天文志曰魏嘉平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正元元年李豐等謀亂悉誅之　郗萌曰太白乘左角為水兵　石氏曰太白乘左角天子遊獵冬吉　太白俠左角大臣退國亡　郗萌曰太白犯守角道路不通　黄帝占曰太白守右角五穀不成歲大水　石氏曰守左角上臣陵其主守左角下奴婢大賤　太白守左角上一尺邊境不寧二尺

憂百姓亡其俗一曰七寸國危亡也　太白守左角下芒成民不民主不主　太白守左角芒不成兵不用芒成所向無前　太白守左角去復還臣欲為亂　太白守左角為填星所干國有忠將又曰太白守左角為歲星所干福德又曰太白守左角為辰星所干龍下淵池又曰太白守左角為天狗所干六畜蕃息　石氏曰太白守左角為枉矢所干四夷有弓矢事　石氏曰太白守左角為孛星所干皇后有子又曰太白守左角為彗

星所干皇后有知臣心又曰太白守左角為流星所干國少好妻又曰太白守左角為鈎陳所干大厨賜食皆謂太白守左角也　太白守右角一尺十六日太子驕溢　太白守右角鄭多佞臣國君親小人　巫咸曰太白守角國都闉一曰大人自將兵於野民多疾疫　海中占曰太白守左角右角其色黄白小旱民小厲其逆行即旱其還立雨糴如故　郗萌曰太白守角三十日大赦　海中占曰太白守角為兵西北行其色黄大臣

增地赤色臣欲反其主　太白犯守左角大人自將兵於野臣有謀主者　巫咸曰太白犯守左右角居熒惑之後及而共犯之有大戰破軍殺將若犯守左右角熒惑從之所犯不成　郗萌曰太白入角亢閒有貴客來

太白犯亢二

黃帝占曰太白入亢中國有兵若行疾犯陵而有芒角朝廷貴臣有戮者期百日遠八月　石氏曰太白數入亢其國疾病　海中占曰太白入亢有喪　陳卓曰太

白犯天府廷臣為亂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亢鄭國多亡民更為無年五穀不成一曰五穀多霜死　黄帝占曰太白守亢為兵大人自將兵於野　石氏曰太白守亢收斂國兵以備北方　案宋書天文志曰宋明帝泰始五年十月丙申太白犯亢時淮北地常縁淮立重戍以備防北虜也　郗萌曰太白乗亢左星為水右星為火為兵有奇令有收族者　巫咸曰太白守亢國君有憂其下有水　荆州占曰太白守亢有奸吏有兵牛馬用行宿北兵期六十日　郗萌曰太白守亢為焦

旱不生一曰多蟲蝗一曰大旱牛馬用太白守亢有亡國天下不通人君憂水又曰五穀以水傷　東官候曰太白守亢兵行疾有芒角犯陵期百日行遲期八月

黄帝曰太白逆行守亢為兵　甘氏曰太白守犯亢逆行不順失其明色大政不用

太白犯氐三

荆州占曰太白犯氐左星左中郎將誅死犯右星右中郎將誅死皆期三年　石氏曰太白入氐天下大役一

曰有兵　荆州占曰太白入氐芒角犯陵王者亡地有大兵期四月　郗萌曰太白乘氐之左星天子有子兵將於野乘氐之右星天下大水大兵　石氏曰太白臨氐霜雨不時　黄帝占曰太白守氐國君有憂變北君失邑　石氏曰太白守氐天下大役無兵兵起有兵兵罷　荆州占曰太白守氐國有喪君大哭　甘氏曰太白守氐與兩星齊將軍受賀大臣受拜遠人蒙恩又曰期十日而赦　巫咸曰太白守氐國有大憂王者失地

海中占曰太白守氐有兵不行在西南　石氏曰太白入氐守之兵加其國　郗萌曰太白入氐守之春糴大貴

案宋書天文志曰明帝泰始二年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其年春彭城穀貴民飢

石氏曰太白入氐犯守之其國大亂大人有憂君失地糴大貴

荆州占曰太白守氐房大飢六畜多死

太白犯房四

援神契曰太白合表四夷合從合表為行中道也　郗萌曰太白入房十日成勾巳為天子忌之以赦解之

文曜鈎曰太白入房天子以微誅　郗萌曰太白逆行犯房成勾巳為大人憂以赦解之　石氏曰太白到房心皆正不失儀失則為變　荆州占曰太白守犯陵房國君有憂色青憂喪色赤憂兵積尸成山色黑有將相誅色赤有芒角大喪　黄帝占曰太白守房國有大喪大臣有戰死者　案宋書天文志曰宋孝武大明八年十月太白守房丹陽尹顔師伯豫章王子尚並誅明年昭太后崩　又曰太白守房南天子有良友輔亦為旱守房北天子有良友亦為水　石氏曰太白守房為

良馬出廐太白守房左去還復太子去復還其國多廢立天子守房右去復還又曰太白守房臣盜君命　甘氏曰太白守房臣脅君又曰太白守房兵車滿野中國有殃貴女用事王者失位期二年　巫咸曰太白守房國有變令兵四起大臣當之國相為亂又曰旱多火災萬物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房為人主無下堂又曰有奸謀　荆州占曰太白守房國易政又曰守天馬天子馬多死又曰太白守房天下易王大人有憂反逆

臣案宋書天文志曰晉安帝元興二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二月桓玄簒位遷帝於尋陽又宋後廢帝元徽三年八月巳巳太白犯房北頭第二星四年七月建平王擬京口反時廢主凶暴無度五年七月殞

郗萌曰太白辰星守房土功大起布泉大貴將相失位　荊州占曰太白守房六畜多死　宋書天文志曰宋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明年牛多死者詔大官停宰牛

考異　鄭曰太白犯房王失德　韓揚曰太白犯房大臣當之　晉成帝咸康四年九月太白犯房上相五年七月庚申相王遵薨

石氏曰太白逆行守房羣臣戴麻鍬　黃帝占曰太白行房南若犯守之為大旱行房北

犯守之為大水　郗萌曰太白出入房霜雨不時人飢於食牛馬多死　石氏曰太白犯守房為天下相誅

海中占曰太白入鈎鈐王室大亂　文曜鈎曰太白入鈎鈐主德移　石氏曰太白犯房鈎鈐王者憂

太白犯心五

海中占曰太白入心有白衣之衆又為喪　甘氏曰太白犯心三寸以内帝怯於兵將軍亡劒戟上殿羣臣廵走　海中占曰太白犯心天子立后絶嗣犯太子太子

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利　石氏曰太白經心清明烈照天下内奉明王帝必延年　郗萌曰太白犯食心左星爲太子有憂若立　荆州占曰太子不死則去一曰女主失勢　荆州占曰太白犯守心君后走藏　郗萌曰太白犯守心糴貴　石氏曰太白舍心玄色不明有喪　太白中犯乘陵守心太子位太子憂小子位小子憂　摘亡辟曰太白守心大山崩後九年大飢　黄帝占曰太白守心天下有大恠國有大喪一曰天下有大

蟲　巫咸曰太白守心君弱臣強姦臣賊子謀殺其主

石氏曰太白守心兵騎滿野為中國殃有軍在外客軍大敗其年飢蝗蟲敗殺一曰哭聲吟吟戴麻鏘鏘

海中占曰太白守心不出一年有大兵多禍殃在貴人傍　巫咸曰太白守心有火異　郗萌曰太白守心國王有死者又曰有姦謀又曰天子亡敗物　黄帝占曰太白逆行守心哭者吟吟戴麻鏘鏘有大喪若大臣當之近期一年中二年遠三年　黄帝占曰太白逆行守

心環繞成勾已為大人忌故赦以解之期六月　郗萌曰太白退守心客軍大飢　巫咸曰太白中犯乘守心為戰不勝將軍鬬死　郗萌曰太白中犯乘守心明堂為萬民備火近期一年中期三年遠期九年一曰為旱又曰兵戈四起國相為亂一曰大臣當之　案後漢孝靈帝中平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瞑四刻大將軍何進于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巳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吳匡所殺　又曰太白出入留舍心三十日不下國兵大起在八月九月

太白犯尾六

石氏曰太白犯尾人民為變國易政　甘氏曰太白守尾宮人有罪者　巫咸曰太白守尾有亂多火災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尾天下大蟲軍無糧大將鏘鏘滿道不行又曰守尾近女主去遠女主廢　巫咸曰太白守尾人民為變國易主不然皇后去若太后去一曰宮人死之　郗萌曰太白抵司空出入君惡之　東宮候曰太白守若入尾兵大起民多妖言期三年　巫咸

曰太白出入留守尾兵起於野將士滿道不行所謂不行國乏糧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尾春糴貴一曰更為無年

太白留逆犯守乘凌尾皇后有珠玉簪珥惑天子者誣讒大起后相貴人誅宮人出走兵起宮門

太白犯箕七

石氏曰太白犯箕天下大飢　郗萌曰太白犯箕女民莫處其室養者星在箕南旱在箕北有軍　巫咸曰太白入箕中伺其出日而數之皆期二十日兵發伺始入

處之率一日軍罷　荆州占曰太白入箕中人主自備下有兵　郗萌曰太白在箕中天下州戰若入箕中有赦　甘氏曰太白出入留舍箕五日不下天下大恐其時多蟲五穀不熟燕國且以義致天下若有赦　黄帝占曰太白守箕大人衛守　巫咸曰太白守箕多土功事一曰民疾疫　海中占曰太白守箕天下有兵若角動天下無所定　郗萌曰太白守箕歲水萬物不成糴貴德令不行又曰守箕口執政者為亂　東官候曰太

白守箕兵起一歳國增地必得國　石氏曰太白逆行守箕成勾巳兵起大臣為亂天下有憂王當之期一年

郗萌曰提箕出入人君惡之一曰更政　太白與熒惑相隨而變熒惑舍天門凶太白舍天津中人主無出門若之遠宫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八

唐　瞿曇悉達　撰

太白占四

太白犯北方七宿

太白犯南斗一

石氏曰太白犯南斗為赦　案宋書天文志曰晉康帝建元二年閏月乙酉太白犯南斗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晉陽秋曰孝武帝寧康二年九月甲子太白犯斗第五星三月丁未大赦天下也

石氏曰太白去南斗七寸陰乘陽小人在位　巫咸曰太白入南斗中國更政令　石氏曰太白入斗大人禦守有兵兵罷將軍為亂守魁二十日大赦　甘氏曰太白入南斗將軍戮死國易政期三年司馬彪天文志曰永元五年五月九日金入南斗魁中為大將軍死至六年十二月車騎將軍鄧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　海中占曰太白入南斗將相有黜者一曰有被殺者司馬彪天文志曰孝安延光四年九月甲子太白入南斗口中侍中黄門孫程等合謀追尉衛顯等立太子保為天子是為孝順帝　郗萌曰太白入南斗不出三十日有大兵丞相死又

曰入斗外國使來見主出斗主遣使至外國皆期三十日太白入南斗留舍斗中十日不下匈奴入於所守之國進者必有兵退者家久長　太白入南斗天下受爵禄期六十日若九十日　宋書天文志曰晉穆帝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五年五月哀帝立大赦賜爵禄　荆州曰太白星入南斗中將軍戮辱不出三十日有赦去復還將死之　文曜鈎曰太白守南斗威爍　陳卓曰太白入南斗有喪一曰君死不則病　宋書天文志曰晉穆帝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五年五月穆帝崩

郗萌曰太白居南斗河戍間道不通　黄帝占曰太白守斗大人當之國易政　甘氏曰太白失次守斗所守者誅　巫咸曰太白守南斗執政為變太白留守斗所守之國當誅太白犯守南斗國有兵事大臣有反者有名之人誅　宋書天文志曰吳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具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　晉元帝大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三年九月太白又犯南斗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衆來攻京都六軍拒戰敗績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刁協驃騎將軍戴淵等　石氏曰太白犯斗留守之破軍殺將

太白犯牽牛二

海中占曰太白入牽牛為天下牛車有急行　郗萌曰太白入牽牛留守之大臣為亂　陳卓曰太白入牽牛留守之大人死將軍失其衆關梁不通民飢有自賣者　石氏曰太白去牽牛一尺六畜貴　海中占曰太白提牽牛出入萬物死　太白出入留舍牽牛三十日不下牛大貴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留舍牽牛五十日不下軍出至越城下　黄帝占曰太白守牽牛吴越兵起

斗多死十日不下斗大貴宋書天文志曰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明年豫州刺史袁顗等反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牽牛諸侯不通 陳卓曰太白犯守牽牛將軍凶 石氏曰太白守天鼓有急令 海中占曰太白守天關二十日大赦 石氏曰太白守牛北人民流死在其西虎狼入邑在其南多亡狗在其東小兒多死 巫咸曰太白守牽牛為五穀不成 海中占曰太白守牽牛其國兵起期六十日又曰妖言無已 荆州占曰太白守牽牛有兵謀萬人

多死　海中占曰太白守牽牛為犧牛疾疫　甘氏曰太白犯守牽牛國有大兵將軍為亂大人憂國易政

太白犯牽牛留守之為有破軍殺將

太白犯須女三

陳卓曰太白犯須女布帛貴軍起　玉歴曰太白去須女一尺而守之一夫十婦天下女多男少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須女其國棺貴三十日不下國有兵　石氏曰太白守須女王者發布帛絲庫藏珍寶出　石氏

曰太白守若入須女中倖臣與女亂妃黨謀王太白守須女為有女喪　巫咸曰太白守須女為萬物不成　海中占曰太白守須女兵起鏘鏘東北行有嫁女娶婦之事　郗萌曰太白守須女為后夫人有變一曰妾為主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須女妃謀主兵發於內　荆州占曰太白守須女天下多寡女　北官候曰太白入須女留守有女喪大臣謀主　陳卓曰太白逆行留守犯陵須女天子及大臣有疾女有奇政令

太白犯虛四

文曜鉤曰太白入虛天子以微誅　巫咸曰太白入虛中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爲兵發伺始入處　海中占曰太白入虛不出九十日有大赦遍天下天下欲從　太白提虛出入大臣謀主政急　郗萌曰太白提虛出入大臣多就詔獄者又曰多土功民流亡　石氏曰太白去虛一尺稻粱貴十倍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虛五十日不下其國若有疾事　石氏曰太白守虛

國多孤寡　甘氏曰太白守虛毋覆其子太子承號之衆當封賞拜賜者　巫咸曰太白守虛為民多疾疫一曰天下大亂一曰萬物不成又曰太白守虛有兵兵罷又曰太白守虛天子將兵流血滿野農人荷戟一曰有兵災　荆州占曰太白芒角守虛大臣謀君　海中占曰太白守虛兵起東北敵人出楚吳亦然　郗萌曰太白在虛中為彗如劒形虛國發兵

太白犯危五

北官候曰太白入危有兵兵罷無兵兵起多火災一曰旱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提天府出入大臣謀主政急　石氏曰太白守危去之一尺諸侯無忠者以讒言相謗若有黜者　郗萌曰太白守危賔客有以事死甘氏曰太白守危將軍凶去公門災消國有憂　荆州占曰太白守危民多瘡疽之病　百二十占曰太白犯守危大臣為亂天下有兵　玄冥占曰太白入危犯守之天下有急事兵大起國有憂有兵加於齊國之城

郗萌曰太白與危鬬不出其年國有反臣　太白守墳

墓為人主有哭泣之聲

太白犯營室六

郗萌曰太白犯營室陽陽有急犯陰陰有急　太白晨

出東方上至營室而反還復入東方其出西方若出東

方過營室強國君有興者不及營室而反強國有敗者

石氏曰太白去營室一尺威令不行　甘氏曰太白

入營室犯之天下兵滿野人主威令不行六十日不下

將軍死之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營室五十日不下衛國將困一歲不去將軍死之　石氏曰太白守營室太子及妃后與臣謀兵起於内　郗萌曰太白守營室君有殃　石氏曰太白守營室有兵罷國士安　郗萌曰太白守營室東壁中期六十日天下金賤　甘氏曰太白守營室天下軍起兵甲滿野大兵乘水欲攻王侯之國不出四十日　荆州占曰太白守營室天下更令有破軍期二月若百二十日　郗萌曰太白守營室為

大人忌以赦令解之　北官侯曰太白入營室而守之太子及妃后俱謀兵起於宫中期百八十日

太白犯東壁七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東壁五十日不下大人當之石氏曰太白去東壁一尺諸侯用命　黄帝占曰太白守東壁文武幷行術士用兵大人當之其國亡　石氏曰太白守東壁為有兵災　甘氏曰太白守東壁天下有軍不戰　巫咸曰太白守東壁旱多火災　郗萌曰

太白守東壁為天下兵起一曰狄兵起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犯東壁且有兵喪　石氏曰太白犯守東壁天下有兵不戰　石氏曰太白守東壁兵發於內太子及妃后與人民謀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朱連傑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九

唐 瞿曇悉達 撰

太白占五

太白犯西方七宿

太白犯奎一

荊州占曰太白入奎中大水横流不出百八十日 郗萌曰太白入天庫兵起西方 海中占曰太白出奎起

兵於國外　太白潤澤出奎有善令變色入奎有僞令來者若出奎有僞令出使者　石氏曰太白守奎外夷入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出復入糴貴人流食貴　石氏曰太白守奎五十日不下大水有兵且戰一歲不下三歲有兵　甘氏曰太白守奎大霜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以水起兵國中　巫咸曰太白守奎萬物不成民疾病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兵起凶一曰聖人出一曰徭大起　郗萌曰太白守奎有逆謀不過歲中又曰大

將軍戰死若戮死期九十日國有流民又曰赦　荆州占曰太白守奎為王者憂一曰大人當之　玉歷曰太白入奎若守之水泉湧出五十日不下黍且開庫發兵加魯城有兵戰國多流民　石氏曰太白守奎外國兵來入有軍不戰一曰水潦為害傷五穀　甘氏曰太白犯守奎外兵來入國若去奎一尺四夷共治中國期二年　文曜鈎曰太白垂芒守奎天下析繫

太白犯婁二

郗萌曰太白犯婁有衆聚發事　玉歷曰太白順行之婁子離其母其政和平國有喜　石氏曰太白經婁四夷還去　太白去婁一尺爵禄貴　太白出入留舍婁外國兵來入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婁天下大兵起秦國以發兵必有兵加於魯之城　黄帝占曰太白守婁小旱萬物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婁有兵期四十日又曰有大令　石氏曰太白守婁赦　甘氏曰太白守婁子守其母天子至孝將有德　荆州占曰太白守婁

為聚衆兵起三軍行天下多飢死大貴　石氏曰太白守犯婁其鄉吉天下和平將軍有喜

太白犯胃三

甘氏曰太白犯胃色赤五十日不下其國大敗有亡主期不出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胃中守之有喪　黄帝占曰太白守胃二十日兵大起流血　石氏曰太白守胃五十日兵大起其鄉有轉轂百里百姓飢國大亂

甘氏曰太白守胃大臣執忠天子奉其祀四海安寧

巫咸曰太白守胃民疾病若流亡一曰民小流又曰太白守胃為有兵災萬物不成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胃五十日不下天下大亂百姓饑其國必敗　海中占曰太白守胃有德令兵革不用有兵兵不用　陳卓曰太白犯守胃將為亂國以無義亡　太公決事曰太白守胃五十日不下兵見百里流血後月赦　郗萌曰太白守胃有仁令一曰天下大赦　西官候曰太白守胃色赤如火兵起見血流一曰青黄有德令　文曜鉤曰

太白貫胃倉廩虛邊兵結四夷侵禍謀成　黄帝占曰太白逆行守胃成勾已其國君死大臣有誅若去之一尺燕趙大饑人相食期百八十日　孝經右祕曰歲將大惡金加胃

太白犯昴四

文曜鈎曰太白入昴天子以歲誅　陳卓曰太白犯昴旱大暑　宋書天文志曰晉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六月旱　陳卓曰太白犯昴兵起近期一年遠期五年　宋書天文志曰晉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

白犯昴四月石虎偵騎至歷陽朝廷慮其哨衆復至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動衆又遣慈湖牛渚鹿湖三戍五月乃罷是時湖賊又闚襄陽庾亮拒而退之 石氏曰太白入昴天下擾兵大起期五十日 宋書天文志曰晉惠帝大安二年太白入昴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二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又張方反 晉康帝建元二年正月壬午太白又入昴是年石虎殺其太子邃及其妻子徒屬二百餘人又遣將劉寧寇沒狄道又使將張舉將萬人屯荊東以備慕容皝 郗萌曰太白入昴中大赦近期十五日遠期三十日太白行疾期近行遲期遠 又占曰太白入昴中大赦期九十日

玉歷曰太白入昴中大憂國易政有流血千里主命惡

之不出其年　石氏曰太白去昴一尺賤人貴　郗萌曰太白奔昴若出北者為陰國有憂　黄帝占曰太白犯昴若舍昴留四五日不去即大臣有死者　又占曰太白出入留舍在昴北有女喪在昴南有男喪　又占曰太白守昴四夷有兵事司馬彪天文志曰孝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昴為邊兵是時蠻夷陳縱等叛漢　春秋元命苞曰太白守昴政絶　石氏曰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人主出走一曰胡兵入且亡國若有謀主之變居其北則四夷有毒霜早降

歳有疾癘一曰胡不安期六十日當有自來王　甘氏曰太白守昴將軍下獄　海中占曰太白守昴將軍有聚衆　石氏曰太白守昴有更令若有大赦期百八十日　巫咸曰太白守昴國易政大人當之　巫咸曰太白逆行守昴擾有兵起民多有恨獄者一曰大臣有獄死　又占曰太白入昴若居昴北若犯乘守北主死郗萌曰太白與昴鬬不出其年有反臣　又占曰太白中犯乘守昴為兵北征於邊　荆州占曰太白犯乘守

昴有角兵大起天下流血千里民多疾

太白犯畢五

黄帝占曰太白犯畢出北陽國有憂　石氏曰太白犯畢左角大戰不勝將軍死　太公決事占曰太白犯畢口大兵起一歲罷　西官候曰太白犯畢右角敵兵大戰按司馬彪天文志曰孝明永平十六年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肜坐不進下獄　石氏曰太白入畢口中為大人當之國危　石氏曰太白入畢口有女喪　西官

侯曰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一曰將相當之若有憂大人惡之天文志曰孝安永初三年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中延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鄧隲等七侯皆免官自殺之驗也　石氏曰太白入昴近陽星大將出征立功有光榮　石氏曰太白入畢口與兩股齊期四十日兵起入直一星期十日兵起守之五日期三日兵起若有人以獵惑人君者也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畢不下一國有憂兵起北方出入留舍六十日不下天下有立王百日不下不越四年中王侯有大喪

巫咸曰太白入畢中各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為兵發伺始入處之卒一日期十日為軍罷　郗萌曰太白入畢口不出民人走有狄奪國又曰大赦近期十五日遠期三十日太白行疾期近行遲期遠　西官候曰太白入畢人主守衛將相有亂者人主當之犯左角大兵戰左右將死乘陵其上邊將軍死　太公決事占曰太白出東方入畢口車馬貴易政　石氏曰太白出畢陽則旱出畢陰則為政令不行　石氏曰太白出畢

一尺國豈　西官候曰太白抵天都尉出入天下有兵驚民離主亦驚　文曜鉤曰太白貫畢倉廩虛邊兵繕四夷侵禍謀成　石氏占曰太白守畢傍有兵　石氏曰太白守畢天子虛國多枉刑　甘氏曰太白守畢大將有功大臣使出　巫咸曰太白守畢諸侯兵起一歲罷又曰為水萬物五穀不成　西官候曰太白守畢柄有兵邑益强一曰大臣出使又曰太白入畢守之將軍謀反大將出從竟立功名國易政期不出二年　玄冥

占曰太白入畢而守之將軍為亂國君守衛大臣當之　郗萌曰太白犯守畢有大兵民多死　郗萌曰太白犯守畢有急令一曰相死邊境不安　黄帝占曰太白犯守畢左股邊吏兵起左將軍戰死若犯守右股右將軍戰死不出其年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附耳國有讒亂之臣在主側以畋獵惑主者若相有喜　陳卓曰太白犯附耳兵將相憂喪也若不即免退

太白犯觜觽六

石氏曰太白犯觜觿萬物不成　石氏曰太白犯觜觿其國兵起天下移動　甘氏曰太白犯觜觿大臣為亂大臣當之國易政兵起鈇鉞用期九十日　郗萌曰太白入觜觿中有兵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守觜觿地數裂兵且起大人當之　黄帝占曰太白守觜觿時節不調當温反寒當寒反温當雨反晴當晴反雨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不出三十日有將軍叛天子之軍破牛馬有急行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西方客動侵地欲為君

王崇禮以制義則國安　荆州占曰太白守觜觿天下兵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君臣和同　甘氏曰太白守觜觿四夷和合天下咸寧　巫咸曰太白守觜觿為萬物不成一曰民多疫大臣有變　西宫候曰太白犯守觜觿天下兵起人民相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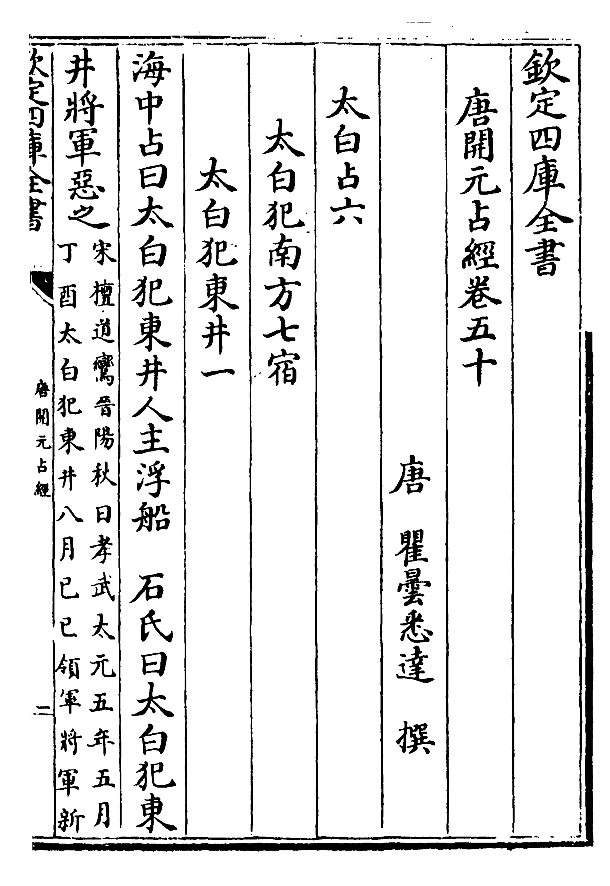
太白犯參七

太公決事占曰太白犯參左股戰大勝　郗萌曰太白犯參右股戰不勝將軍死　海中占曰犯參有大兵將

行　西官候曰太白犯參右肩有戰右將憂犯守左肩亦有戰左將憂若大臣當之將軍有死者　荆州占曰太白抵參出入天下驚抵天都尉出入天下發兵　石氏曰太白逆行若留止衡中兵革起　荆州占曰太白宿參若宿伐為反臣中兵也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參名將死天下大亂兵起而不用人民流亡不居其鄉不出年山谷亦空　石氏曰太白守參有兵天子之軍破牛馬有急行　巫咸曰太白守參大臣為變　石氏

曰太白守參有赤星出中邊有兵　郗萌曰太白守參天下不安國大危大憂若糴貴　甘氏曰太白守參將軍出外降邊兵大戰　巫咸曰太白守參國有反臣海中占曰太白守參若大水在西方　石氏曰太白守犯參伐大臣為亂車騎人皆急兵起　郗萌曰太白守伐衛尉若國將當之期五月

唐開元占經卷四十九



唐開元占經卷五十

唐　瞿曇悉達　撰

太白占六

太白犯南方七宿

太白犯東井一

海中占曰太白犯東井人主浮船　石氏曰太白犯東井將軍惡之　宋檀道鸞晉陽秋曰孝武太元五年五月丁酉太白犯東井八月己巳領軍將軍新

除太常韓伯卒安帝元年三月丙辰太白犯東井後將軍王國寶於獄賜死又左將軍王緒斬於市也

石氏曰太白入東井中大人衛守國君失政大臣為亂兵大起晉書天文志曰晉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侈明年誅死車頻秦書曰苻生壽光三年二月太白犯東井太史奏曰必有暴兵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怪也時長安謠曰百里望空城蔚蔚一何青瞎兒不知法仰目不見星其年苻法殺生而堅代立是其應也

郗萌曰太白入東井中先起兵者大敗天下大水宋書天文志曰晉穆帝昇平三年六月太白犯東井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之驗也

郗萌曰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行入東井下不忠有

謀上者　荆州占曰太白入東井將軍有戮死者　玉歷曰太白入東井失道行陽先起者亡後發者昌　郗萌曰太白入東井出入諸侯兵驚政急民流　南官侯曰太白入東井留二十日以上天下更政若六畜疾　又曰兵大起天下易正朔謂留井中　黄帝占曰太白入東井為水　石氏曰太白守東井為旱　石氏曰太白守東井十日不下大臣坐之三十日不下神水出歲多土功　郗萌曰太白守東井一東一西一南一北男子不

得耕女子不得織　巫咸曰太白守東井邑君失政大人當之大臣為盜有誅者又占曰太白守東井為萬物不成若失火　郗萌曰太白守東井兵起東南　石氏曰太白入若守東井中大臣為盜　郗萌曰太白犯乘守井鉞為其國内亂兵起　黄帝占曰太白入犯井鉞為臣誅　郗萌曰太白入若犯鉞將誅　石氏曰太白犯守鉞有兵起不出其年

太白犯輿鬼二

甘氏曰太白犯輿鬼質將戮司馬彪天文志曰孝安永初三年六月癸酉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侵其年檻車徵棄市也荆州占曰太白入輿鬼將誅 陳卓曰太白入輿鬼兵革起 石氏曰太白犯天尸將軍有憂其主廢 齊伯曰太白犯入輿鬼以罪斬大臣案司馬彪天文志曰孝桓延熹八年五月癸酉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九年十一月太原郡守劉瓆等坐殺無辜荆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也若五十日不下且有大喪 石氏曰太白入輿鬼西北婦人多兵死 郗萌曰太白入輿鬼為大人卒

事以命終案司馬彪天文志曰孝質本初元年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鴆之驗 郗萌占曰太白入輿鬼歲惡婦人多懷子而死者 荊州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有屠城案檀道鸞晉陽秋曰孝武太元二年四月戊戌太白入輿鬼四年二月襄陽城陷四月魏興城崩五月彭起攻陷盱眙城南官候曰太白入輿鬼犯積尸國有大喪大兵起將軍有戰人多死白骨滿野無有葬者期二年 郗萌曰太白舍輿鬼東北天下多梟死者一曰有兵 郗萌曰太白舍輿鬼中央左右羣臣有伏劍若吞藥而死者 郗

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輿鬼五十日不下民大疾死而不收

案宋書天文志曰孝武孝建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輿鬼明年夏京邑疾疫明帝泰始四年六月壬寅太白又犯輿鬼其年普天下大半疾疫也

南官候曰太白出入留舍輿鬼五十日不下國兵起開庫發卒　石氏曰太白守輿鬼有兵災若旱多火災萬物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輿鬼傍萬民當之　石氏曰太白守輿鬼大人有祭祀之事　海中占曰太白守輿鬼出其南水出其北旱　南官候曰太白久守輿鬼病在女主其留二十日以上

有喪期八月　玉歷曰太白行守輿鬼成勾巳若環繞之國有死王大臣有戮者五十日不下人民死者大半

郗萌占曰太白入若守輿鬼為主憂財寶出亂臣在内若大臣謀有干鉞棄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多疾南入為男北入為女西入為老人東入為丁壯棺木倍貴　荆州占曰太白干犯守輿鬼隨所守王者發之不出七十日其下國有大喪陽為人君陰為皇后左為太子右為貴臣　郗萌曰太白輿鬼鬬不出其年有反臣

太白犯柳三

南官候曰太白犯柳有木功事若名木見伐者　郗萌曰太白入柳天庫兵起西北方又曰大人守禦　南官候曰太白入注兵大起有益地者　海中占曰太白逆行入柳成鉤已下刑上臣謀主民有怨仇多暴死　春秋文曜鉤曰殘百姓誅名臣則太白入柳　石氏曰太白去柳一尺國有專臣專命無忌　荊州占曰太白提天相出入有隂謀　南官候曰太白逆乘注下刑上民

多怨仇暴死者　又占曰太白抵柳出入陰謀其主諸侯應其急　甘氏曰太白守柳將軍受賀王者封臣石氏曰太白守柳戰大勝大得地　海中占曰太白守柳兵大起一歲罷若小旱傷五穀　南宫候曰太白守柳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南宫候曰太白守柳兵起一歲大益也　郗萌曰太白守柳敵不安　齊伯曰太白守柳泰兵且至無王者　巫咸曰太白犯守注有急兵若有變更之令下陵上君弱臣强奸臣賊子謀

殺其主　郗萌曰太白守柳人民多狂　荆州占曰太白廹守柳大將軍出

太白犯七星四

郗萌曰太白犯七星臣為亂　甘氏曰太白入七星有君置太子者　郗萌曰太白出七星太子且立　石氏曰太白去七星一尺國致七十二人　郗萌曰太白提天都出入歲旱惡　荆州占曰太白經七星民非吾民一曰當有詐為王者　郗萌曰太白犯守七星兵大起

䝔巫移市　又占曰太白留七星中央爲天下大憂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七星三十日不下兵且起六十

日不下必有破國亡王死將八十日不下三年兵起期

在春一曰有急令期不出年　黄帝占曰太白守七星

不出二十日有兵　又占曰太白守七星二十日以上

有急兵　石氏曰太白守七星兵渡津橋者大凶　甘

氏曰太白守七星將軍納忠國君有德　巫咸曰太白

守七星兵大起又為水萬物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

守七星國失政大人當之　郗萌曰太白守七星戰大勝天子益地　荆州占曰太白守七星七日以上至三十日大將軍出　又占曰太白守七星車騎滿野又曰行天都王者有憂　南官候曰太白守七星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太白犯張五

春秋文曜鈎曰太白入張天子以微誅　巫咸曰太白乘犯張三日以上至七日將軍内反賊臣在側　郗萌

曰太白提張出入相自擅陰謀其主　荆州占曰太白提張出入諸侯應其急　石氏曰太白守張春旱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張兵起於其國　甘氏曰太白守張其國有兵謀不成天下以空發兵一曰兵起不行　巫咸曰太白守張必有大水多水灾萬物五穀不成民憂食　南官候曰太白守張爲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張先旱後水　石氏曰太白犯守張兵革滿四野必有亡國天下易政　巫咸曰太

白守張下淩上君弱臣强奸臣賊子謀殺其主　郗萌曰太白犯守張人民多狂

太白犯翼六

荆州占曰太白入翼天下兵塞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翼大風將至一曰其國不平若大水出　海中占曰太白去翼一尺翼陽也太白金陰也陰來附陽秦朝楚

郗萌曰太白舍翼有客一曰舍左翼旱　黄帝占曰太白舍右翼兵起　郗萌曰太白犯守翼其國失地

石氏曰太白守翼為萬物不成人民流亡　石氏曰太白守翼三日以上大臣不臣一曰大臣為亂　巫咸曰太白守翼有反臣中兵也　郗萌曰太白守翼四夷兵大起五穀傷風民多疫　玉歷曰太白守翼有急事若有大風　齊伯曰太白守翼臣不承令人主有憂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翼有兵在西方　黄帝占曰太白守翼易代臣行主命

太白犯軫七

石氏曰太白守軫其國兵起得地　海中占曰太白犯軫將軍為亂其國兵起臣欲謀君賊人謀貴人兵死一曰去之一尺天下大飢期不出百八十日　巫咸曰太白入軫中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為兵發伺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　黄帝占曰太白犯守軫兵起西方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軫軫分為楚府廷太白秦國之星也主金行軫客兵來過楚矣必有死主黄帝占曰太白守軫將軍為亂車騎出　甘氏曰太白

守軫將軍有憂　海中占曰太白守軫兵車四夷兵大起　南官候曰太白守軫兵大起有亡地千里恐有大喪　又占曰太白守軫兵謀欲起人有代上之符入軫中兵起國易政及有自來侯王受命於王者男子有功封爵之慶士卒有遠征之役諸侯應之魏以位禪晉時太白入軫中及留度進過於午之間二十餘日晉代吳之二年太白入軫　荆州占曰太白守軫將軍有疾玄冥占曰太白入守軫中央兵起國易政亡地千里若

有大喪士卒有遠征之役吳楚當受其兵期二年　郗萌曰太白起左角逆行至軫國亡地

唐開元占經卷五十